

唐玄奘三藏傳史彙編

衡山圓香



光中法師編



港台書室

933  
702563

# 唐玄奘三藏傳史彙編

光中法師編著



90086458

東大圖書公司印行

唐玄奘三藏傳史彙編／光中法師編著 -- 初版 --

臺北市：東大出版：三民總經銷，民78

[45]，934面：圖像；21公分

ISBN 957-19-0022-2(精裝)

ISBN 957-19-0023-0(平裝)

1. (唐)釋玄奘一傳記 I. 釋光中編著

229.44/4728 8766

◎ 唐玄奘三藏傳史彙編

編著者 光中法師

發行人 劉仲文

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

郵撥／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

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九月

編號 E71069

基本定價 拾伍元伍角陸分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

有著作權·不准侵害

ISBN 957-19-0023-0

## 前言

釋光中

這本《唐玄奘三藏傳史彙編》（以下簡稱《本傳》），共分「正傳」和「附錄」兩部分。「正傳」——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，是玄奘法師（以下簡稱大師）門人慧立法師撰，但當他寫完第五卷後，便圓寂了，嗣由彥棕法師補寫完成，合為十卷。

民國六十五年雙十節，《玄奘大師傳》初版發行，當時由于「正傳部份」及「附錄部份」，合計全傳只三四八頁，篇幅並不大，如是直以《玄奘大師傳》作書名。迨民國七十四年再版，「附錄部份」增加了不少，而且已超過「初版」整個篇幅的一倍以上，也幾乎為「正傳」的兩倍，再也不能以一概全了，如是將書名易為《千秋萬古一聖僧》。

往昔日月潭玄奘寺第三任住持道安法師，拜讀玄奘大師一生事蹟後，撰聯以讚之，聯曰：「萬古仰完人，大漢聲威揚異域；千秋傳絕學，盛唐文物震全球。」並

說：「凡是看過這本《玄奘大師傳》的人，都要想出家。」固然，這是讚美之詞，然而事實上，大凡讀過《本傳》的人，無不深深欽遲、讚佩無量，覺得自己今生今世接觸到了歷史上最崇高偉大的聖哲，頓覺身心聖潔淨化。

梁啓超先生說：「《玄奘大師傳》是世界上寫得最成功的一部傳記文學。」如今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文都有譯本，作疏證的亦不少。

保存這些資料的，以日本最多，據岐阜縣津市喜多廣行教授（昔日就讀燕京大學）告編者：「據他們國內三藏學會統計，將近廿種之多。」再看《本傳》第八六一頁「西方各國關於玄奘大師之著作目錄，共五十九種之多（還不包括大陸上的學者）。」可見今日世界文壇對此傳是何等的重視了。

大師是我國出類拔萃的高僧。猶為民族聖哲，中華國魂。決志出一生之域，投身入萬死之地；乘危遠邁，仗策孤征。歷經五萬里，千辛萬苦，萬苦千辛，非是筆墨能所形容。

他的遊學參方，天竺（印度）取經，翻譯內典，弘法立宗，凡四十年，遺澤千秋，萬方共仰！但像這麼一位驚天動地的人物，在中國正史上，都未受到應有的重視。迄至近代，自由學術的風氣膨脹，學術界人士才稍為地注目、尊崇。也因此，才

有許多玄奘三藏的文字出現。然而，環顧教界，僅玄奘大師聖傳，還未有夠水準的單行本出版。這，不得不窮起直追了。

民國五十九年，我掛搭日月潭玄奘寺，玄奘寺是為紀念大師而建的，格局雖然並不大，但是他畢竟屬於國家性的，而且為大師靈骨供奉所在地，名馳中外，譽滿寰宇，由於年來（民國六十年）新任住持道安老法師即將就任，新任持有新作風，道老一向對文化工作極為重視，一本略具水準的《玄奘大師傳》是極待出版的。從另一觀點來說，彰顯至聖先賢的景行盛德，及他澤及千秋的文化遺產，若不是我們後人來替他整理、流布，還不也就湮滅了，何況這又是一樁急不容緩，責無旁貸的勝舉，是故我不自量力，承當了這份艱巨的工作。

但當編纂開始，我身邊只有一種前臺灣印經處《高麗藏》的手抄影印本，首先依照梁任公的《玄奘大師傳書後》所提供的意見，先把那單行本裏面的一些「古字」、「罕字」，逐一易古成今，這項工作也很繁雜，剛已說過，我依據的是《高麗藏》手抄影印單行本；他的優點，錯字很少，可是其中的古、罕字卻有好些，連句也沒斷，更沒分段，一直通到底。

有時為了一個字，字典翻了半天，卻杳無踪跡。例：「附錄」第三一九頁第六行

第十六字「彙」，第四八一頁第十四行第廿二字「裘」，又，第四八二頁第一行第廿字「來」，第六二七頁第十一行第廿七字「葺」，第八三三頁最後一行第廿一字「護」等，像這幾個字，不但「小字典」、「辭典」、「國語詞典」裏面都找不到，就是三民書局最新出版詞彙最多最完美三大巨冊的《三民大辭典》及中華書局的《辭海》，乃至古今字彙最豐富的《康熙字典》，也一樣都沒有。不僅如此，除了搜尋、翻找外，還要核對《中華》、《大正》、《正續藏》是不是相同，像這些古字、罕字，就無法加注讀音，然爲存眞，只好讓他擺著。

另有「正傳」中存疑的地方，例：「附錄」中的第三〇七頁第十一行，法師翻必滿五行，這句中「師翻」兩字的中間可能漏了字，第三一〇頁第五行，願久所有衣非衣，這句中的「久」此字可疑（或可通作新舊解——「久來」），但第三三九頁第一行，「創達此城，這句中的「創」即作「到」字，或可作「初」解。（古代的單字較少，有些字可以共用，例：《大愛道比丘尼經》「母人」的「母」字與「女」字的讀音都不變，但那母字即作女字解。）第三七〇頁第十三行，樊生常以來，這句中的「常」，此字可疑，不過「生常」亦可通（有生以來常常）。又，第三六二頁第十三行，貞觀廿五年，幸玉華宮，這句中的「五」字，經與「正傳」第六卷，第一四〇頁第七

行校之，爲「廿二年春，駕幸玉花宮」。如是廿二年才正確，決非「廿五年」，蓋貞觀的年代，總共也只廿三年而已，以此衡量，則更可肯定「二」爲「五」字之誤。像這些例似的情形，計有好幾句，爲了存真，都在那每句的下面加以括弧說明，以資識別。

文言文的分段、標點工作，由于體裁結構及文法的組織與白話出入較大，而且具諸高亢的韻味，再加義理的精湛，其閱讀艱難，可以想見。尤其有好些地方，看起來，這個字擺在上一句也可以，如果你要把它拉到下一句，又未嘗不可以，像這模稜兩可情形，有時忖度良久，甚至幾天還下不了筆。

還有些引用文字與作者本意的起落處難分。又，有時候，雖然只幾個字也須分成一段，像這樣的情形，倘不小心，就可能造成張冠李戴，乃至將整個意思完全弄反了的局面。回憶曾和從前師範大學謝冰瑩教授談及這個問題時，他老曾說：「我最怕爲文言文分段落，打標點符號。」這雖然是他老含光抱德的謙遜之詞，但是，也可證明這個工作之繁重。又現駐錫南投鹿谷淨律寺公普行全集的 authors 普行老法師，廿年前與他見面于田中鼓山寺時，亦謙挹的說：「標點藏經，刻實的說，今時臺灣只有印順導師才有這份能耐。」這雖弦外之音，但也可見這番工作相當艱鉅。

**案圖索驥：**從下面開始，就是「附錄部份」每個單元的「簡說」。旨在使讀者先



有一概略認識，再翻閱、披覽正文就便捷多了。

**真唯識量**：大師在印度，最扣人心弦，又最受彼邦人士艷稱者，則爲其于貞觀十二年主持曲女城十八日無遮辯論大會。

先是留學那爛陀寺，五年脩造，智慧宏博，領悟神速，譬濛汜之納羣流，若孟諸之吞雲夢。是故那爛陀寺僧衆號稱「智囊」。貞觀十五年著《會宗論》三千頌，和會空、有二宗。後作《制惡見論》二千六百頌，破小乘般若糞多謗大乘，自是聲譽益發。學滿將還，威統五印霸王戒日王，爲使佛教徒息諍，乃召開全印宗教大會于曲女城，禮請大師作論主，稱揚大乘，序作論意。

如今學術界的論文，都有字數的規定、限制，每篇不得少過若干千、萬字。然而，大師于此無遮辯論大會，其所提的論文——《真唯識量》，全文僅僅五句話，廿三個字而已。（參閱第二四一頁）這三段式的《真唯識量》曰：

真故極成色是有法，定不離眼識宗；

自許初三攝，眼所不攝故。

如眼識。

完全是採「理則學」形式寫成。誓曰：「若有其中一字能難破者，請斬首相謝。」（

當時古印度論壇的習俗如此）然歷十八日，大師立量，來自全印通義解之七千餘會衆，懾威而默，無敢對揚，如風撼草，悉皆臣伏；戒日王等十八國王，亦驚服無已，肘步鳴足，傾珍供養。（參看第八三七頁）

《舊唐書》《僧玄奘傳》第二段：「辯博出羣，所在必爲講釋；論難番人，遠近威服。」此可以明證焉。據《慈恩傳》所載，當時古印度朝野咸稱：「異國人士在印度，立偉義，受尊禮如此隆重者，自古未嘗有也。」

這篇《真唯識量》論文，如不是對《唯識學》很有造詣的人，難于窺其全豹；欲詳其由，請參閱「附錄」中的《三支比量義鈔》，明憨山大師撰，（第二四三頁）《唐奘公真唯識量略解》，明藕益大師略解。（第二六九頁）

**大唐奘公譯經目錄**：這個單元，將大師自貞觀十九年奉詔譯經，至高宗麟德元年圓寂，前後廿年所譯出來的經論，共七十五部，一三四七卷，加以分門別類，逐一介紹：經名、卷數、造論者，及簡述每部經論出自何處，譯出的時間、地點、筆受者諸等情形，一目瞭然。（參閱第五九七至六〇九頁）

**大藏聖教法藏標目**：簡介譽爲經中之王的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：「大般若波羅密多者，希代之絕唱，曠劫之遐津；光被人天，囊括真俗，誠入神之奧府，有國之靈

鎮。」（《玄則法師序》）大師見前代所譯，漏語不少，僧衆又屢請翻譯，乃決心重新着筆。「舊語八部」，纔現半珠，今具十六會，乃握全寶。義旣天悠，辭仍海溢，且爲諸分之本，又是全古未傳。（《玄則法師序》）序之日，諸般祥瑞，法師曰：「此鎮國之典，人天大寶。」

經自記：「此方當有樂大乘者，國王大臣，四部徒衆，書寫受持，讀誦流布，皆得生天，究竟解脫。」（《慈恩傳》）《開元釋教錄》：「諸經以《般若》建初者，謂諸佛之母也。「般若」六度之一數也。「五度」未予大名，惟此般若圓宗，獨稱尊大。乃是衆妙的淵府，羣智之圓宗，萬法之本原，衆聖之圓極。所以「前五」，但爲佐助，與《般若》作其輔翼，惟此獨立大名。」

大師于最後四年，專動不苟，始得譯成這亘古未有之聖典。此經六百卷二十萬頌，文極廣大，都一千三百餘萬言」，此佛于天上人間四處十六會說。大師于顯慶五年正月一日正式開譯。

大師于印度得三本，至是遇有疑誤，即參校三本以定之，而且殷勤覆省，方乃下筆。或文乖義奧，意有躊躇，必覺異境，似若有人，授以名決，心即豁然，若撥雲見日。自云：「如此悟處，豈瑛淺懷可通？並是諸佛菩薩所暗助耳。」其殿側有雙李

樹，驀于非時，屢次開花，鮮榮可愛，是△般若▽再闡之徵也。

然，輯輟此「大藏法寶標目」的旨意，便捷讀者，只要費廿分鐘的閱讀時間，便能將此經中之王，瀚若煙海的六百卷△大般若經▽的十六會經義，獲得一個概略的認識。（參閱第六一一至六二四頁）

玄奘大師所學與所傳：我國民間一般人所津津樂道的，多是「唐僧取經」，歷經五萬里，跨越了黃沙滾滾，熱浪排空，上無飛鳥，下無走獸；妖魃舉火，爛若繁星的海拔四九五〇公尺的帕米爾高原山峰的最高處等等，這些動天地而泣鬼神的事蹟，固然垂諸青史，永昭人間，而且愈久愈發光。可是時賢，一致公認以中國和世界的佛學來說，大師真正的偉大成就，實在於他「截偽續真，並資後學」的譯經偉業上。基于此，這次△本傳▽三版的「附錄部份」，特地增加了△玄奘大師所學與所傳▽這個單元的旨意亦在此。全文區分為「所學」、「所傳」兩大項，合為十三個子題。

大師在西域，逗留十七年，彼邦學者，無不嗟怪，嘆未曾有，且譽為「天縱之才」，並云：「聞名尚難，豈謂共玄談可。」像我們這位民族之光，中華國魂的大師，當年聲震葱嶺，名聞八國；他之去印度求法，回國譯經，許多學者認為，大師不

是以低層的地位去接受，而是站在更高層境界去選擇；也並不是單方面的吸收，乃是促進相互的文化交流，甚至可以說扇唐風，揚國威，而是去印度傳播中國的故有文化。」所以，李樹青先生《天竺遊蹤所記》所說：「在我國的學術史上，幾千年來，固不乏開宗立派，推陳出新的第一流學者，但就留學生而言，無論是從前的印度求法，和近百年來的留學歐美，迄今爲止，還不能不推我們玄奘大師爲出類拔萃的第一人。」

再者，大凡無論一種宗教、學問，不論他已有何等高深的造詣和卓越的才幹，如果沒有良好客觀環境來推動，及不能獲得當代統治者的同意、贊助，則志難酬矣！

大師所學已成，載譽而歸，于貞觀十九年正月抵達長安。洛陽謁帝，太宗大悅，識爲奇才，且謂趙公無忌曰：「昔苻堅稱道安爲神器，舉朝尊之，今法師出之更遠！」如是兩度相逼返俗，輔佐國家永久長治之政，然，大師悉皆婉言謝絕。尤其于第二次中，大師並說出伏祈陛下不要奪貧僧志節的五點理由，這也是極讚唐太宗的。

（參閱第一四〇至一四三頁）

太宗聞聽之餘，備極怡悅的再度重申他自己的本意：「法師剛才所說，並上玄垂佑，及宗廟之靈，卿士之力，朕安能致也！既欲宣弘聖教，亦不違高志；今日以後，

朕將從旁竭力協助。」（《慈恩傳》）如是便撥下了大筆款項，並作全面性無盡的支援（譯場所需——人物、財力——悉爲官給）。並先以弘福寺（據《慈恩傳》：觀星測地，模仿天闕，效法給國，極工匠之巧藝；用各地之良才，于是建重樓、複殿、雲閣等十多院，總共一千八百九十七間，其中傢俱、器物，一應俱全。）開創一個其大無比的譯場，請大師主持譯經。

譯場揭幕，參與翻譯人員達一千一百餘人之多。而使得這麼多的人才，廿年如一日，都能一心一德，合作無間，充分發揮團隊精神，譯出了七十五部，一千三百四十七卷之多的經論。端賴大師卓越的才幹，淵博的學問，完美的人格，乃至宏廓寥遠的胸襟，及以德服人的包容力之所致。

**慈恩寺譯場「八備」及「五不翻」**：這篇文章，介紹替代彥琮法師，所立之「譯場八備」。其實，也很適用於現在的翻譯上。大師在「八備」之外，又加了「五不翻」，他說的「五不翻」，就是現代人所說的音譯，並不是刪掉不譯。（參閱第五〇九頁）

**玄奘大師少年問業先輩暨古德簡傳**：總共四十九位，這都是大師未去印度求法以前，遊遍大江南北，參方過了諸大名師，及當代、前代，于《本傳》有直接提到過

古德們的八簡傳。其中包括最前面三位：龍樹、馬鳴、提婆菩薩，即古印度當時所謂「四日出照」的其中「三日」是也。（缺龍猛菩薩）依次另兩位，當時頂頂大名，古佛再來的無着、世親論師，也是「正傳」中多處有所提到的了。

英公譯經門人暨祝髮弟子：《本傳》初版，僅收道宣律師、暨玄應、智通、彥棕、慧立、懷素、窺基等七位法師。但再版，遽增至廿五位，這些位都是精通經教的法門龍象。（參閱第七五九至八〇〇頁）

以上這四十九位的八簡傳，也是依據梁啓超先生《書後》篇所提供的意見，搜羅編輯；取材于《釋迦方志》、《出三藏記》、《高僧傳》、《續高僧傳》、《宋高僧傳》，然文中少數不太直接的地方，都已刪除。這些古德，起自漢明帝時代，派蔡愔等，出世天竺，尋訪佛法，于大月氏遇攝摩騰三藏，以至唐代相關諸大德。

圓寂後，高宗哀痛傷感，罷朝三日，數曰：「朕失國寶。」五下御札：褒恤喪事，並令官給，云云。

死後七日，面貌如生。葬日京邑及附近州縣來送者百萬餘人，四月十四日下葬，是夜守墓者三萬餘人。試想，帝王死了，王陵從來也沒有這麼多人自動來送葬、守墓的吧？可見大師德學感人之深了。（參閱第二三〇至二三二頁）

這篇長文，很多是從道安、東初、演培、慧風諸長老，及時賢劉汝霖、呂徵、黎東方等十三位的大作中輯綴而成。他們都是寫教理大塊文章的高手，像他們幾位的「青選」之作，還有什麼三六九等次可分的，剪下照貼就得。

話雖這麼說，可是做起來，卻大有不然，因為文字是一個千變萬化的東西，如同人的觀念混合一起了，就有些角度、立場、傾向、重點諸般分野的情形出現，像這番揉和的工作，那要縝密一點，否則東剪剪、西剪剪，一不小心，就會造成支離破碎，慘不忍觀的局面，自然也就派不上什麼用場了。雖然耗費不少的時間，但是，力與心違，仍然很不理想，敬祈高明教之。

**大唐三藏法師表啓**：大師從主持譯場以後，時有向當時統治者啓事之作，後人傳抄成爲各種本子。現存的卽有甲、乙、丙三種，但綜合這三本看來，大師一生的八表啓▽製作還未收齊，像晚唐乾符間（八七四—八七九），柄復法師所見到的八大師臨終謝表▽，三本就沒載入。詳見于第六二五至六四〇頁及「附引」。並與大願諸觀、**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丁**：共計七篇。唐自建國以來，因姓氏觀念，皇家常擡舉道教；太宗繼位後，勅：「老君是國家的先宗，宜居釋氏之右。」但自大師回國以後，表面雖仍尊崇道教，實際卻傾向佛教；太宗且曾捨宅爲寺（卽剛才于前面所提過的弘



福寺)。尤其當太宗看完《瑜珈師地論》後，備極讚嘆的說：「朕觀佛經，譬猶瞻天俯海，莫測高深；而今觀之，宗源杳曠，靡知涯際。其儒道九流之典，猶汀澄之池，方溟渤耳！而世云：三教齊致，此妄論也。」可見太宗晚年的時候，對佛法，不僅信而已，而且悟入的層次也很高的，否則，不會有如此精湛的見地。並與大師論道，數攘袂嘆曰：「與法師相見恨晚，未盡弘法之意！」高宗信奉，亦復如是，并禮敬逾恒。

試想，道教當初奉爲國教，又爲何如此式微？蓋教義膚淺，人材寥落，是故形成朝一面倒的頹勢。看過這七篇實況紀錄，便知道每次稱揚教理，開題、豎義、相互詰難。道教則俗不可耐，相責緘默。何以故？莫知名稱，茫若夢海。雖事往返，牢落無歸；雲泥路絕，聲彩罕追。」像這種招架也來不及了的局面，本不足觀采，輒有所聞，敍其實錄，例如：

顯慶三年四月下勅，追僧、道士各七人入內論道。時，會隱法師豎入五蘊義，神泰法師立入九斷知義。道士黃頤、李榮、黃壽等次第論義，並以莫識名體，茫如夢海。雖事往返，牢落無歸。

次下勅：遣道士豎義，李榮立入道生萬物義。大慈恩寺僧慧立登論座，先敍